

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學術類編

文學典

上

(三)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六十五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三

宋史

宋史

潘慎修

楊徽之

劉贊史

李宗師

文學典第六十五卷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三

宋三

宋史

按宋史樂黃目傳黃目父史字子正嘉州黃人仕江左李氏齊王景造鎮臨川召奏技授祿曹郎入朝為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趙明遠劉昌言張觀並以見官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書記史得在武成軍既而復歸及上書言事擢為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爲著作佐郎知陳州舉金明池賦名爲三館修進

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知南州史前後臨民頗以肅

閣俄以老疾爲言應解職分司西京五年郊祀畢奉

留守司表入賀因得名對上見其豐饒不發又却爲

學查取所著書藏秘府復授舊職與黃目同在文館

人以爲榮出掌西京磨勘司黃目爲京西轉運改判

留司御史臺車駕幸洛召對賜金紫史久在洛因十

居有平樹竹樹之勝復辭自稱未幾卒年七十八所

撰又有太平黃字記二百卷總記傳百二十卷諸仙

天下記四十卷商顏雜錄廣卓異記各二十卷諸仙

傳二十五卷宋齊丘文傳十三卷各閣集李白別集

神仙宮殿題宅記各十卷掌上華英圖一卷又編己

所著爲仙洞集百卷

按宜黃縣志宋樂史字子正崇賢鄉書源人母夢異

人授五邑珠而生長而力學有文爲南唐進士第一

太平興國五年復登甲科授武成軍掌書記上書言

事除著作佐郎知陳州進金明池賦詔三館修進

著作郎直史館太常博士水部員外郎爲兩浙巡撫

使轉運使六萬緡賦民十五萬上嘉其能轉都官

員外郎咸平二年加上柱國知南州史風有方外志

至是累表未報五年復以舊職召臨前所著書並

藏龍閣閣子黃目同登舊殿新神樂之景德二年除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年七十八具宗仲之賜錢十

萬以子貴贈兵部侍郎史博洽著述然好談神仙

之事有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廣孝

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黃目事二十卷登科

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悌錄

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平事二百卷總記傳

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顏雜錄二十卷廣

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丘文傳十三

卷各閣集十卷李太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題宅記十

卷仙洞集一百卷黃目事二十卷黃目事二十卷登

進士黃義黃庭皆官至太常博士史登顯仕有別集

在崇仁玉清觀之北時在居房一說志歡宜黃人

李盛己

按宋史本傳盛己字公受五世祖益自光州徙王南

徙閩遂建安父實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

江南國除授殿前水官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

而黃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爲

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盛己亦中進士第歷

沈丘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

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府太宗顯精政事

嘗手書置二十餘紙曰公勤敏已奉法除姦惡愛臨

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舉以實錢命有司播種臣

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論曰除姦之要在乎奉法不可

因以生事時盛己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及

祖母帝悅爲其紙尾曰盛己學古入官樂親事生

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模得良二千石矣賜馬五品服

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南制三

館儒臣徇閣所批駁其後以南知恩封壽臣母妻盛

己又請罷其妻封以授親母昭慈封之世以爲榮會

遣使原川峽吏能能否而不治唯盛己與薛頤部

購查道數人能以任職稱再遷高屯員外郎以

便親視通判州州是時黃已謝歸春秋高黃母向無

恙盛己雙養侍侍實至陳章其山水曰此可以終

吾身也遂歸州之東河築第予以居處已為侍御史出提點荆湖南路判官後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為龍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承補外員宗稱其儒雅備特選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州中府名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遂給事中知汴州遷南書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實之諱老年未六十歲已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孝虛母仕至餘子縣令坐法免官不復仕仕初太宗既賜已錢翌日以侍奉相曰已得恩可嘉予錢五十兩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隱由是詔事臣以章款者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因而上之然諸者謂虛已父子篤行其貧賤人主一時之誤始天賜也實事親孝治家有法門內之內而如也虛已虛母又以孝友濟世其家虛母之千竟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卿為吏頗有能名虛已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婿吳琬唱和致堯謂曰子之詩詞雖工而音韻稍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韻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潘慎修

按宋史本傳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舉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使其弟從人買買其妹求援兵留館懷信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盜入其憤辱以為固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奉臣親賀從從即奉表請罪太祖喜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平恤悉加優給歸朝以慎修為太子右贊善大夫

按宋史本傳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舉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使其弟從人買買其妹求援兵留館懷信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盜入其憤辱以為固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奉臣親賀從從即奉表請罪太祖喜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平恤悉加優給歸朝以慎修為太子右贊善大夫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六十五卷文學名家列傳

物內則觀工巧之伎近城牆土侵家墓者舉之外州
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
絕越境之事戒州縣官吏其貪暴民利政之弊非
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施行但賊人心必召和氣
未幾判大理寺庫州妖尼遁安縣徐姓道安當反
坐有詔勿治民抗疏寧結請論遣安罪止貶南州
剛城副使餘皆解州四還建拜左正言上以其性
剛直不事物命宰相之直弘文館求補郡以便奉
養得知州縣縣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
外郎再知制誥歲餘計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
勢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
蕃漢重立賞賜高典官資則繼遷身首不異則擒矣
其後繼遷支射死繼遷夏人獻附卒如萬偶言至道
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蕃官院兼通銀夏封駁
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遣祥官於
收燕國長公主第蕃臣不成服高偶與客言后書母
無天下當選用有體坐謫繼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
初萬偶率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萬偶偶却
之及出滁國人舉衆從步來萬偶愛其儒雅爲買
一馬或言買馬虧損者太宗曰後能却繼遷五十馬
願肯虧一馬價哉後知揚州吳宗即位遷秩判部會
詔求直言萬偶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選習好什
擊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
擊運之民宜能戡制繼遷既未歸命俄國難
廢柝四隅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勤封疆之吏
致番寇臣得達其主請善善好下詔收繼遷罪復與
夏蓋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

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饑流於下當乾
道開寶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華河東備北鄙
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
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
河東土地財賦可開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
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銳銳所用之將衆
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
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宦官至少臣本營人古稱
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
未嘗闕事自後有國緣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
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
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賦於曩日也問其人民迭
於昔時也一州既備天下可知元更耗於上冗兵耗
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足也夫山澤之
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
可盡也正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籌募
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
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饑流
於下者也三曰嚴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
里選爲官擇人土君子學行修於家然後爲之朝廷
歷代雖有公舉未嘗遠去其道兩唐始存科試太祖
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
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終身不獲一第沒
齒不獲一官者太宗號德王藩鎮知其如此臨御之後
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進一紀
發第始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
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

惑澤陛下宜料之以舊章望以舉堪選有司如故事
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宋五品已下
謂之官校官今舉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
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選有司依格敘擬擬可也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古者僧有四民兵不
在其數蓋是四民之徒農即兵也自唐以來職士
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唐公困於統干
文衡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流流入中國度人
修寺歷代增加不置而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
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
絹一匹是至俗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絹何況五
七萬輩故不曰民爲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
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
佛若有益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
籌治本爲沙汰以削冗位之初未嘗爲此弊且
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削錄亦救弊之一端
也五曰說大臣遠小人使忠賢蹇蹇之士知進而
不疑奸佞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
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陳帝
王之憂者豈不曰堯舜之時製作可從符籙作士伯
夷典禮後變典樂萬年土土金作威臣委任實成而
與有知人任賢之德繼然堯之遺意矣臣請以近事
言之唐元和中惠宗命裴君伯益品惡官治曰天子
擇宰相宰相擇副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
疑而政成矣陳者以伯爲知言願陛下選取帝堯近
聖唐宗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司長官長
官自取僚屬則無拱而治矣古者判人不在君側歸

曰故雖遠往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視者皆賢也夫小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必害正心惟惡賢非聖明不能察其微利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此永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殿亂天聽無甚於此顧陛下振舉綱紀嚴覈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充練兵使衆募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陳設使清詞殊論品流不雜然後選舉以塞其源徐偃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舊制以成其初預修太廟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衡李沆不協意高保融險惡重其開出知黃州嘗作三體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於身而不屈於道今雖百禩而何虧三年歲時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萬俟卨而疏奏略曰伏以國圖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割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第一家當時建者乃令江淮諸郡設城隍收甲兵徵武備者二十餘年當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第老牛地則則章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屬城無人守輒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鎮圯體仗不完及從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書出他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駁騎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垣器甲復不及修繕萬一水旱爲盜賊竄竄思無備何以柱檣蓋太祖制諸侯跋扈之弊太宗計借備觀望之心不得不謂其知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

道在乎從宜從疾若轉機固不可膠柱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邑有三城應應祀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賊賊之興機防可望陛下特封賞新許江淮諸縣民戶衆聚城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習創然後新爲城壁縣先甲則郡國有警備之備長吏吏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一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雖夜鳴經月不待冬雷響作偶偶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曰勿上違內侍來齊勞問儒儒之論曰官云守土者當其營上帶萬民才是曰命使萬州高保上表謝有宜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誓止期身後之誅上異之至郡未幾月而卒年四十八計問其悼之厚賜其家賜一子出身爲儒詞學敏聰遇事敢言喜感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嘗言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龜聞斯無愧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排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許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宋開禧十卷集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爲館職嘉祐曰吾尹京外隱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恩觀之不若爲相之善也相則舉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爲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公之難文章冠天下至於深遠慮慮成不遺吾子也嘉祐始不願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簿員宗當爲偶嘉言嘆美切直因訪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六十五卷文學名家列傳

其後事相以嘉言聞召對獨大謬事至殿中侍御史會澤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按丁謂謀僞王二文爲僞題一日聞中書檢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昭昭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竊益之曰只知元轅行牛元鳳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歎我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又云子則碎衆服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間覽詳詳也如此衆皆伏之按問見後錄王元之濟州人年七八歲已能文事文簡公爲鄆從事始知之聞其家以唐書爲生因令作唐詩元之不應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暇顧下邳若人輕若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諸學一日太守郡上出詩句請諸能言者似風生塔背來有對文簡喜之問元之書其下卿舉雖巧不如爲文簡歎息曰經給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舉會命矣按澤水燕談錄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理林獨召至御榻前問帝語宰相曰王其文章獨步當代異日美名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宴金口從褒揚王元之嘗言宰相於政事當審察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杜接賔客以爲是疑大臣以私也遂腹取以元之所乞爲當但礙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其後一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賄賂從之卒如元之言按東軒筆錄王禹偁在大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

任職表略曰諸縣登若無公事一案飽暖全舒若思爲保有遺愛餘州懷之盡其微於電以嗣爲慶唐中歐陽修守滁州觀萬柳遺像而作詩曰偶念來繼前賢述俗矣皆如昔日諸縣登若少公事一家飽暖若君思恩若風來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无青史上樓間客說任應皆用其表申語也

楊億

按宋史本傳億字仲獻建州浦城人祖邵仕閩爲義軍校世尚武父遷獨折節爲儒終浦城令微之幼刻苦爲學邑人文蔚著賦江爲能詩數之與之遊從遂與齊名書紳業於海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賈僕王朴深賞遇之周顧韓中舉進士劉溫叟知貢部中舉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題試惟億之與李華何繼趙師復中選原補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實備禮樂書數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直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職明令時宋白辛玉澤多以吟詠酬答復爲著作在郎知全州就遣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名因索所著微之以數百篇案御且賦詩爲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時太宗覽之謂實自是聖製多以此本爲賜還待初史判刑部省屬疾還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前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是遣會詔李昉等奏稱前代文字類爲文苑英華以徵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爲百八十卷歷選判兵二部郎中歐陽修詞上廣其詞以賜端拱初拜左議議大

夫出知許州人判史館事加修撰因大封上言曰自陛下開統鴻圖闡揚文治廢繁修儒學擢乃至周鼎野以聘禮隆盛科選以來才取士之選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處處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勸學勵師法不得超絕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蓋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爾及外之選也伏望清簡昭昭博求通經之士而之朝者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育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職稍且優獎別斯在淹貫之士既厚厚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虞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願謂宰相曰微之儒雅應振無玷置於館閣五矣未幾交判集賢院書詔預觀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踰時參掌機務權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置微爲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書謂微之曰上過張洎錢若水甚厚旦夕將大用有遺史館錄照首與昌言厚善諸微之微之辭次及之然洎以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微之辭微之遣黑機報中傷已遂曰上上怒昌言實其辭出微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黑機遂判州微之未行改改安軍行軍司馬吳宗尹京妙選微之拜召爲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名對使殿諭以補諫事東宮建廟之費上患于費出巡田畝宗時作詩意微因以寄之遂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郎修直學士俄兼祕書監咸平初知禮部侍郎二年春以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祕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待讀學士命與夏竦呂文仲

並爲之賜宴詔圖且養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亦死不久夏後楊貴妃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微之力辭疾於苑中上顧微曰卿勉進善此見遲微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輪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一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錫其外孫承嗣太常寺太祝姪孫僊集誼同學究出身微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行范用博舉取貴位使後輩務趨趨賤俗喪薄世謂其知言微之墓前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吳石熙載李德裕黃中爲文與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恩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微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既沒無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竦取之以進微之無子後微之妻王卒及葬復以歸葬其家

按宋史本傳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選南唐玉山令億濟生文選一進士自稱億玉山人來宋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億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雅熙初年十一太宗問其名略江南轉運使張去非就試闕送問下達三日得對試賦五篇下筆立成

楊億

按宋史本傳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選南唐玉山令億濟生文選一進士自稱億玉山人來宋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億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雅熙初年十一太宗問其名略江南轉運使張去非就試闕送問下達三日得對試賦五篇下筆立成

古今圖書集成

太宗深加賞命內侍知王仁惠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幸相與其僕吳制軍為賀翌日下制曰汝方習武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生知越長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靴俄丁外職服除會從祖微之知許州信往依焉務孝夜不怠廢之聞與語歎曰典書者亦在汝矣淨化中諸開獻文改太常寺奉禮郎仍令讀書詔開獻一京獻命以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禮後貶花曲室太宗召命賦詩於禁園又上金明池頌人宗滿其誓句於宰相明年三月苑中曲宴復復以詩獻太宗詔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即以微直集賢院表求歸鄉里賜錢十五萬至通初太宗親製九柱琴五絃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微為優賜緡魚二年春遷并州佐郎帝知其賢屢有賞賚命為越王生辰使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微名稱微著其宗在京府微之為首微郎中書微使草定即位初超拜左正言詔錄老水修太宗實錄微參預凡八十卷而微獨纂五十六卷書成乞外補微嘗知處州員外稱其才長於史學留不遣因請乃許之任郡人周啓明為學有文深加禮待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咸平中西邸未寧詔近臣議置州兼守之事微上疏曰臣嘗讀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陳以為能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博士朱賈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為賢相非不能折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蓋朔方地在要荒之外雖教不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蓋朔方地在要荒之外雖教不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蓋朔方地在要荒之外雖教不以將順人君之意爾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六十五卷文學名家列傳

雖僻介西鄙數百里間無有水草烽火事陳不相望當其道路不盡饑饉無慮創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打數自邊境屢發兒童攜鐵鉞資之而不華討罰之而無獲且自曹光實白守秦馬紹忠及王榮之敗於楊柳原所失至多將士大夫相挽而北以致舉商人輟市人毀價價數倍價風泉城連民擇歸國帶恩之不能制邊人之命及濟武之患數年之間兇惡盡盡盡武厄陳昭然懷河外五城雖開府設但堅壁清野至食糧雖絕懷河外五城雖開府設但一兵馳一騎取與之角此蓋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雖僻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以為存有大害棄有大利國東魏之勢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危焉發為萬里之憂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領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高祖拓土肝膽塗地其功德豈可同年而語哉昔西漢賈捐之建議棄不堡當時公卿亦有異議元帝力排衆說奮予獨見下詔廢之人頌其德故其語曰漢者以棄未產威威不行夫過於時變即憂萬民之饑饉危矣大馬且宗廟之祭四年不備亡子避不據之尊故臣以為類於重武也必以失地為言即燕趙八州河漢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臣竊惟太祖今統內城郡處州兼道歸領瓊州統兵蓋五千悉付以國外之事士卒効命疆場晏然朝廷無肝食之憂雖無羽書之警臣乞選將邊境賜給廩賦資以策略許便而行倘寇擾內屬挽之以勤兵示之以大信懷遠振遠以賞格彼

則齊漢策安能與大邦為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廟則臣以為彼策方整財儲蓄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棄東州保瓊崖然後以計圖之爾如臣之策得將數人提銳兵一二萬給給數萬賦以資所用令分守邊城則寇可放擒而朝廷得以無虞矣東魏初以家貧乞與郡江左諸令知通是報章司門下討賊事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漢漢王太沖為大理評事值以丞史之賤不宜任清秩即封還未幾太沖請外俄刺史館修館用元龜龜與王敏若同總其事其序太補制皆他定所定案分撰序諸條條實定方用之三年後為翰林學士又同修國史凡幾例多出德手大中祥符初加兵部員外郎戶部郎中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僅拜書閣上作詩批紙尾有副字前席待名賢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微賜介奉合在書局唯與王繼路兼刁術陳越劉鈞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題品或獲貶謫者退多怨語王敏若發實德素薄其人欲若術之屢拔其失陳彭年方以文史官進忌德名出其右相與毀譽上素重德者不致其說德有弱豎在陽使母往視之因得疾時德省不待報而行上親執藥劑加金帛以賜德德雖至是以病而解官有張惠官勸德不使命而去投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所居養疾著作若可思欲以忤意憤用府元龜龜連秩監監七年病愈起知汝州加守知上皇聖號表求陪預即代遣以為參詳微制制使知禮儀院判處閣太常寺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權同知貢舉坐考較差誤降授秘書監下內殿直行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略以備典司禮樂未卒英復起工部侍郎令視事四年復爲翰林學士受詔注釋御製又兼史館修撰判館事懷慶府宮副使十二月卒年五十七錄其子絳爲太常寺奉禮郎值天性溫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審有現業善書于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爲祭宗之而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時多取正善謗訪後進以成名者甚衆人有片辭可紀必爲諷誦手集當時之述作爲筆苑詩文錄數千篇重交游性耿介向名節賓客周給親友故屢疏亦隨而盡留心博覽親親之學所著括蒼武東類錄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麓等集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弟傳景德中學進士得第三等及第以優故升爲第一等德無子以從子廷爲後

按歸田錄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若語笑謔諍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吳丹書云鄧璞交遊進草既入其宗旨其側云朽壤墳墓堪大年遂改爲鄧境明引居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數當罷因基求解真宗語宰相曰楊便不過爾量真有氣性

楊文公雖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暴合有惡之者以爲附之太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策數篇以示大年云卿議朕書讀手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

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贈矣由是伴狂奔於醫藥真宗好文初得大年香願無比晚年思歸南表亦由此也

楊文公書成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曰未審云伏惟陛下德過九皇門人鄭徽通既於公曰未審

何時得真生果於公爲之大笑而易之錢剛樞若水嘗遇真入傳相法其善甚錢公後得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慧件楊揚州人也

少習明經以貧補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獻乃歎以詩賦爾天降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附希深

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接授既去則歎息不已歸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惟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矣但年不及中書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領應進士舉以啓事聞見大年有云與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共知養生何大年

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按墨客揮犀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

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

一如臣父母上歡實久之一按湘山野錄楊大年十一建州送入闕下真宗親試一賦一時頃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俸率臣

再試時參政李至狀臣等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仁壽傳旨召押送建州十一歲進士楊德到中學其

人來自江湖對殿軒旌旌無愧情便有老成蓋聖許

承平神童闕出也臣亦令獻書朝京開詩五百六韻亦頃刻而成其詩雖封還詩內有十韻被抄過愛卿氣咄咄登臺外候夜月中觀斷句云願棄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按春渚紀聞楊文公之生也其胞婦始脫則見兩編遞交掩塊而面嬌動其母愛令常乘搖籃流姑出戶而祖母迎見是房觀之則兩週盤開中有玉嬰轉尺

而啼聲家驚異非常器也余直和問於其五世孫楊希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問鄉官一啓屬對用事如

老蒼生而筆跡則童稚也按却掃樞機楊文公幾初入館時年最少故事初授館

職必以房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待補不妨更假之少年生有鄉故未嘗相却之未至一時皆稱

之按石林燕語楊文公在翰林以獨行在左肅然聖眷之不表聞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書召既到

闕以詩屬之曰瑞閣往年司制語共慕思類相如蓬山今日登壇史道仰希開通什軒報政列城歸

後疏恩高閣拜恩賜賜生濟濟滿堂聖躬殿路詢辨御駕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

與寇萊公力排官闕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無愧也

按閱見後錄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通鑑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等語有以

收之大年作袍拂衣而入則曰於休後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者皆中選而當書生中之客中

不以爲意不用也

技能改書漫錄楊文公低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望其極甚不平因取聚本上塗抹處以墨畫傳之就加爲難底樣越其旁曰世葉楊家難庶人或問其意曰此語是它別人脚迷當時傳以爲鞋爾後令人草制被點抹者則相謔曰又遭難底

劉蒙吏

按宋史劉黑古傳黑古子蒙吏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官宿二州推官以所知喻蜀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俄以奉王于德恭判州事敕命爲通判都事皆決於蒙吏遷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戶部置獄判官再遷屯田郎中歷知處澤許汝四州遷都官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已周諮開方動萬務聖慮優德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者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聖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館車駕北還令知中官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又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會路直史館各獻書以望見所書爲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尼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蒙吏好學善屬辭者五通甲子編年曆三卷子宗儒太子中書宗正卿宗壽進士及第

李蕭

按宋史李樞傳樞弟蕭字季雍七歲讀書知大義十歲爲詩往往有警語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瀛博二州從事遷靜軍節度推官方下一夕典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年三十三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

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顧答北山移文由臺子文淵編賦意皆有所規焉

李宗壽

按宋史李昉傳昉子宗壽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陸臺校理官不與京官來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壽之請復之遂爲故事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取進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實屬難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遣將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患困典言及此誠可歎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一鎮曉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軍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爲之救防不知深溝高壘馬馬風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發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獨德之恩同駕上御垂衣當宇豈不盛哉遂知制誥判集賢院幕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書歷朝史卷平空中立呂文仲移文諸之往復再三宗壽執言兩省故事典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聞如太宗議讓嘉祐二年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都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

理學樂編文學典第六十五卷文學名家列傳

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轉至有撥其藝而不知者宗壽嘗言律呂定章定奏序歷者五十八人因修完器具更番職名傳上利和二十事帝有問而實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舞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多關外鎮之制因原潔別廟以表之管其室者具因以振起屬美升遷使來實承天節詔宗壽爲館伴使工部郎勞敏修判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二年始建昭慶宮命副丁爲同修官使三年知書官陳記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經河中府事議成優拜右諫議大夫書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願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數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壽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壽究心典禮凡糾制損益靡不與同修定皇朝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敘兩門俱制臣僚事從貢院錄實錄多載正五年迎其丹聖張訓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壽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賜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錄其子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廢宗壽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蓋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養字孤恩禮盡典與弟宗諒及愛兄早卒忠孝必先輩從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程希阜卒希無所依宗壽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勸接士類無負不肖悔悔盡禮獎掖後是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仰仰之宗壽

古今圖書集成

工錄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書牘件續通
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錄
並行於世子昭憲昭遠昭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六十六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四

宋四

陳新

孫何

楊朴

陳從易

胡旦

高弁

柳開

朱台符

張衆

魏野

趙安仁

劉頤

朱肩

文學典第六十六卷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四

宋四

陳新

按宋史原身佐傳雖佐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爲員澤化中與其父堯封晉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報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科舉者罕過漸雖太元經漸獨好之者書十五篇號讀元典之名試學士院授雋州軍事推

官舉實員方正幹不中復調西防兼提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中學者多從之聲名愈著不幸漸心薄之雖各徒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新舉之人果徒大盛不宜久留遠方即召漸至京師授鳳州刺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開導作官運糧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邊子

朱台符

按宋史本傳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文賦舉拔萃歷度支判官卒於殿中丞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擅敏進者台符與同輩謀試以尺尋成一賦淳化三年進士登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入直史館賜緡魚再遷秘書丞知汝州咸平元年與楊礪李若拙梁顥同知貢舉俄以京府舊僚擢太常博士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時北邊爲梗台符上言曰臣聞蠻夷指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數爲邊害或振旅薄伐或親修好歷代經營斯爲良策至於秦整長城而計首叛漢紀大漠而海內虛遠志一特貽笑萬代此商豈不遠也頃者晉氏失御中原離離太祖深憂往古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大有成邊之幸不與出塞之兵關防軍隨府庫充盈信深待制聖之道也幽朔之地實維我疆隔隔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雖并拒難用稍置誅重典平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茲厥後大舉因鋒殺略軍民攻拔城若長驅深入其可止哉當是時也以河爲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所有既阻盟乃爲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六十六卷文學名家列傳

備得士馬益將帥之精老之精銳合兩之資雖勝實固不可勝敵是國家之食貨實於河朔夾陛下自天命與物更移雖是受命而桓桓命使者俱備其邦惟後梁丹未加罪雖非所以乘遠能通昭王道之無備也今許將將終中外引頸觀聽首臣愚以爲宜於此時敕契丹開講文式略習知邊境辨說之士爲一介使以副位服俸好歸國往告諭之後十年以來不復犯邊以臣計之方有不足志欲歸而得未得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士之便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與之舊制而恩復舊章利以貨財許以國市知太興故事使之懷恩長成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師雖自當華心而束手矣是一舉而兩得也台符又自請往使時論者之咸平二年春早陷宋直官台符上疏直奏稱敵任將邊兵偵探守今年疎防既後節用均賦慎刑責任大臣與國怡進奉入使詔使各人爲監獄判官改判戶部尚書院判工部員外郎擢度支判官兼德初鄒文寶爲陝西轉運使言其妻生事支判官台符代之仍賜金幣台符使使好謀然頗以刺弊爲事職與楊礪事畢順欽因仍舊員台符則更甚煩擾遺事遠展交相擠害以不協與命制史觀其狀九月從台符知鄆州單知徐州三年召還會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大年四十一屬其子公佐同學究出身錢二十萬台符好學敏於屬辭延後進有集三十卷公佐及台符弟昌符大中祥符中舉進士廷試並得第五大初昌符登科宰相言昌符即台符弟上因言台符有文學及著述可採甚嗟悼之

第六二七冊 之三九葉

公在卒又以次子書隆款將作監主簿昌符爲屯田員外郎

孫何

按宋史本傳何字漢公蘇州汝陽人祖鑑唐末秦宗權據州以資佐起之鑑傷疾不應運來以請授爲葉父庸子鼎臣顯德中獻聖聖九屬引資員嶺所行事以魏元成自況得對言曰武不可顯敏不可厚養不可放欲初不可得世宗許其言命中書試補副計兵曹據進隆初爲河南太常國六夫歷殿中丞知龍州而卒何十歲謫音調十五能屬文爲學皆古爲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其有聲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號爲孫丁王禹偁尤雅重之書作兩晉名臣贊未時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機關於時淳化三年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還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方等改右司諫其宗初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立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美侑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贅自錄者其三請復制獄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爲例選上覽而善之咸平二年舉人開故事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議法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開之會所漢之衡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今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象星拱拱即

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今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度之盛時亦不別開分科權稱便而軍須取足及元宗傳心既簡召賢既廣相調不充於是蕭景揚創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平文融爲租庸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攝綱權至於唐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據實於其間矣於是彼亂相仍經費不充追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更思是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某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領運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治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違無措克之處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親在陛下行之關是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疏曰陛下嗣位以來高師擇將可謂至多高祖之大度兼唐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關仗鉞守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遁若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達夜奔遂使獲度計統率肆行焚劫我部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撫人神之心慈愍惻惻之生靈憂勤六師親幸道微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舊城燹虛未息此振師將帥或未得人邊塞有壘關鄣不相救援機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哉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歸人民遷徙者何護聖之臣因陳守位城地焚劫不以實聞老幼設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進

州縣城邑舉知知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候發輪者何敢騎往還馳騁焉近歲糧草從兩南方行追乎我米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禦則莫若凡衆遵防陸凡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糧則莫若輕騎疾驅而彼使今大駕既駐都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爲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據先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蟻有難計狼狐無敵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賊窮則將物不可輕於棄向或藉詐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漕濟處處有之亦望嚴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得與宗覽而幕之及傳道還境無功何又請新濬以徇俄權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又獻疏請擇州縣守宰省三司冗員選法官增秩益率未幾徙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祐初代運判太常禮院儀與異遇陳奏各盡命知制誥賜金紫事三班院何先以被疾馳奏親職一日奏事上前墜奏簡於地俯而取之復墜簡有司劾以失儀詔釋之何頓上章求改少卿監分司西京羣疾上不许第賜告還醫診視體恤其然又答何曰死生有命卒不聽是冬卒年四十四上在瀋陽聞之惻惜錄其子官爲大理評事何某名救勳特士類後遂有詞僞者必爲稱揚然性福不能容物在浙右尋毒峻刻州郡病焉好學著史通十餘篇有集四十卷弟僅字鄧幾少勳學與何俱有名於時咸平元年進士甲科凡弟進冠貴時人衆之解蜀舒州團練推官會路舉良方正之士趙安仁以價名聞東入第

四等雖尤祿寺丞直集賢院候知汝州縣令初拜太子中允開封府權官屬蘇北邊靖盟遣使交聘晉爲國母生殿使文本州判官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同知審官院是冬永興孫全忠來代吳宗恩攝循其任之御書通直道二名不幸相害言復書停京府諸民政乃命知永興軍府使純厚長者爲政頗寬書詔咸爲大中祥符元年加此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頃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權知開封府改左諫議大夫出知河中府歸朝復領審刑院久大進給事中天禧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錄其子大理評事和爲衛尉寺丞值其子趙中立無錢爲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有集五十卷僅弟伯亦登進士第至殿中丞

按元水燕錄孫何孫僅學行文詞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舉陪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爲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鳴原并寄何時日惟愛君家樓華勝登科記上蓋龍頭滿道遂亦有詩曰歸來還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免免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實士林盛事

按歸田錄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嶺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雲帝基成陳勝起明皇宮就嶺山來時方蓬玉清昭應宮有惡僞者試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宋衣吏引上嶺山還曰僅小舉也此何足足跡遂棄不讓而陳勝祿山之謬卒得聞人以爲幸也

魏野

按宋史隱逸傳野字仲先陝州人他世爲農母嘗發引快於月中承兌得之因有飯蔬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束園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妻宋氏表曰樂天謂前爲草堂隱翠其中好事者多載酒清從之遊隱跡終日而後郡守難武臣皆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請題詩曰性光佛儼持盤黃犬成閑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懷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市中往來留題命話草宿而去野曰詩初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異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奏升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快願求全部詔與之更允陰爲與李懷並被薦遣使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嚴蔽臣實愚賤黃性懶拙幸逢聖世復安故里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書憂心疾尤蘇禮節塵塵之性頓幾則狂豈可勝對殿堦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賦畝之間未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旌旌實之命以錄丘園中郎贈之思用恩泉壤所以表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章句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應肥遯之風頃屬時巡警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獎及此論亡族深慙憐聞聖清扶道幽居厚其聘貺之資資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褒而有知款此殊選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贈其家角二十匹米三十斛州

理學編文學典第六十六卷文學名家列傳

縣常加存節二稅外免其差徭復置野中表兄也黃卒許至野哭之備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野運其子赴之第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按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他世爲農母嘗發引快於月中承兌得之因有飯蔬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束園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妻宋氏表曰樂天謂前爲草堂隱翠其中好事者多載酒清從之遊隱跡終日而後郡守難武臣皆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請題詩曰性光佛儼持盤黃犬成閑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懷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市中往來留題命話草宿而去野曰詩初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異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奏升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快願求全部詔與之更允陰爲與李懷並被薦遣使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嚴蔽臣實愚賤黃性懶拙幸逢聖世復安故里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書憂心疾尤蘇禮節塵塵之性頓幾則狂豈可勝對殿堦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賦畝之間未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旌旌實之命以錄丘園中郎贈之思用恩泉壤所以表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章句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應肥遯之風頃屬時巡警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獎及此論亡族深慙憐聞聖清扶道幽居厚其聘貺之資資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褒而有知款此殊選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贈其家角二十匹米三十斛州

按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他世爲農母嘗發引快於月中承兌得之因有飯蔬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束園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妻宋氏表曰樂天謂前爲草堂隱翠其中好事者多載酒清從之遊隱跡終日而後郡守難武臣皆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請題詩曰性光佛儼持盤黃犬成閑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懷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市中往來留題命話草宿而去野曰詩初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異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奏升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快願求全部詔與之更允陰爲與李懷並被薦遣使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嚴蔽臣實愚賤黃性懶拙幸逢聖世復安故里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書憂心疾尤蘇禮節塵塵之性頓幾則狂豈可勝對殿堦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賦畝之間未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旌旌實之命以錄丘園中郎贈之思用恩泉壤所以表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章句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應肥遯之風頃屬時巡警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獎及此論亡族深慙憐聞聖清扶道幽居厚其聘貺之資資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褒而有知款此殊選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贈其家角二十匹米三十斛州

古今圖書集成

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時日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
海濱猶戶中開戰若將紅袖拂還應得翠紗籠

楊村

按東晉書談楊村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村居鄆
州野居陝皆號能詩性爽常騎驢往來鄆蜀每欲
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
驚異宗祀汾陰通縣公林欲官之同鄉來有以詩送
行者朴拙知帝意遂召林欲官之同鄉來有以詩送
日便休休觀食杯酒還其舊狂愛作詩今日提將官
裏去這日曉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東帛遣還山

張柬

按宋史本傳張柬字孟節欽州新安人父諱字昌言南
唐書丞丞通判鄂州朱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言叶議
歸款太祖召見勞賜厚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還知
開州太平興國中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
習舟楫取峽江中鰲渡者給酒還役稍常十四五
路建隆置威權軍分據皆勾自是無覆舟之患崇道
州刺史所遣制置茶鹽副使卒張舉進士復於豐
慶屬開敏達書卿太宗喜之惟真甲科解褐將作
監丞通判宜州遷監察御史深為宰相趙普所器以
弟之子娶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
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與薛映副
之入為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攝鹽鐵判官度支
員外郎知制誥吏部郎知書院唐制故事南唐
首尊宰相詰多過為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
後雖文多優選皆首選舊制失遷工部郎中依前
知制誥真宗即位遷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其叔

用官制有頃因政累議於廷旋之上覽之曰若此
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東左諫議大夫知通奉二
州徙鳳翔府以母老乞養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
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填道州車駕
將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登城來迎境上俾預
從官侍食遣與州馬邑馬邑驛關復往來河上工
丁大驚受以防禦舟南渡名歸關復拜吏部侍郎
部侍郎即知書官院通還復司糾察在京刑獄復
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勸解學經明行修舉人出知
本與軍府會分給陰為東京留守判官轉部侍郎
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州將行懇求卻許為錢上為
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舉疾卒
喪具諸府無臨葬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黃
佐博奕雖久踐中外然無偏倚好諸戲人不以宿素
稱之好飲大服酒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
擊枹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陳從易

按宋史本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為
鳳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
連陷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
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徐萬福以禍福責之集皆呼
悅乃率屬將吏修嚴守城賊其有僅能新舍後曰吾
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
安撫從王欽若以狀聞上召從易省著作佐郎大理
寺評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郢州武軍節度使開府元龜
收監察御史與京近位崇和殿名從易預賦詩稱
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度州有歲大

機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按死論凡生者千餘
人天福中半為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
父老求鄉郡宰相從遷其疎已除吉州從易因對
自言改福州未行遣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為
湖南轉運使從知荆南權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
州又坐書課校太清樓書至非偽誤而從易劾判廣
州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職滿聞入為左
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職滿相聞一時學
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好古
篤行時朝廷修文書之弊故直進二人以風天下兼
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
又辭職請補都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
學強記為人放直少容善詠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
其過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意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
見簡夫輒怒怒不憚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
畏簡夫輒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
水旱酒逐告謂曰從易願使蜀外者非獨為食也亦
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酒義不可從他道還
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者
吾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館額須汴通乃行
時寇準貶通州謂又謂從易曰慶陵之事可以解憾
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
類此所著見山集二十卷中書制義五卷西清奏議
三卷

按六一詩話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
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而西
美行役進學者爭效之風靡一變謂西風體是唐

致諸將集議而不可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詩本文多
歐陽至遠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
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
云下其能定其得得一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
歎服以爲難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趙安仁

按宋史本傳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衛
州刺史父平王太信府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
尉中爲滿江令持父喪罷歸未卒令有親征太
原部送本已權備民懷其惠烈狀以聞即其後其任
提正承嗣實中初實未庫令早主之與生事連遠
抵罪訴見趙普傳太宗即位起爲國子監丞知黃州
還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兼成
務供事官爲逐起殿前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接
行復遠置以封滿決字言治遠置不如分水勢於是
建議於清濟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罹民
力而安仁朝廷行封爵早上封碑額召拜秘書丞
賜緋魚袋詔開封府尉其非奉者即日投權官還
監御史出知封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中詔詢文
武聖賢之策平集議曰臣愚以爲不用干戈不勞飛
使爲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
使在其間雖飛失在上走雖在下當信義不可廢也
甘田民逆命帝乃盡數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
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封門一方歷代難
取事機失斷一舉成功當其連城危於累卵生聚
伏而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曰者北
邊來實全燕新使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成

邊陲故非獲已舉意原野豈是願爲欲望朝廷通達
國信近憂居高顯之辭雖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
以百姓之心爲心君子見幾而作論以禍福示以恩
威確定通達未慮征戰義兵事濟時利物莫過於
此臣又計微雖嗜好不同然去竟就安職勞苦說亦
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應臨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
爲考官賜金紫因顯安仁開學年號安仁曰臣父年
六十二上曰早名士也姓名對亦賜金紫同年安
仁生而穎悟幼時就學能大旨十三通經傳大旨早
以文藝稱鄉里沈倫李昉石象之推獎之應熙一
年登進士第補梓州輪道院判官以親老希果往會
國子監判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
之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
集賢院編修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錫誅爲託太宗製
九結聚五結既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異悉閱覽
司其工損時稱安仁李漢陽便術推號名兩中書奏
論安仁改遷大常寺丞宗即位拜右正言領重修太
祖實錄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爲有急務者
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斯危臣竊思之典
其二振救邊民行侵侮之惡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
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
謀其四修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
幾知制誥副夏侯瞻巡撫江南通知審判院嘗有將
校皆所部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
整遂獲免死則判院尚書刑部制置軍校使同知三
班奉官院院院和翰林學士梁顥名對高及當世重
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尊顯卒即以安仁爲工部員

理學館編文學典第六十六卷文學名家列傳

外郎充翰林學士初平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
幸澶州言北邊將盟言命安仁撰答書又爲記太祖
時聘問書式遊使歸報至首命撰件凡親見儀制多
所裁定館舍夕飲杞梓燈千曰此果書見高麗實安
仁曰楷植產吳楚朝廷雖方華天下固經凡他國所
產雖不知也今給事中臣新之書使高麗未聞有楷
植杞失於防範有愧臣杞既受裝衣之賜且以長爲
解將附復在雁安仁曰君將升殿受環書天顏咫尺
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燕東之至又
令安仁援件束之議大顯於兵機職安仁曰老氏
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舉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是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
之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
事之東之屢解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海國聞其稍
諳不知其他其欲於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者
然稱其得體上益喜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
好以來事宜及米古事作數斗儀錄三卷以獻二
年春又與異道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俟修國史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
爲泰山經度制置使判兗州置東復拜工部侍郎內
外書詔有切要者必親其奏遂歷刑部五年以兵部
侍郎仍兼修史事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
典春開釋士平九是放無無詔上再賜時嘉之尋
知兼宗正卿舊制宮閣令凡有議奏與寺道者上以
安仁爲德俾知寺以次列取職寺掌王錄賜籍梁
周輪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爲仙源樓
慶園皆統制精簡奏置修王錄官事具職官志諸史

第六二七卷之四一

古今圖書集成

成憲右近是夏又爲其妻官副使屢得對言事書奏
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轍前代陛下尚觀庶政奸宄忘
憐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爲式於天下遂詔
諸司常務有條例者每或某年應二年改御史
中丞請給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劾事五月集議
爲大理寺丞良規吏部尙書諡文定以其子溫祿
卒大率一廢朝更吏部尙書諡文定以其子溫祿
卒大理寺丞良規吏部尙書諡文定以其子溫祿
純慈無所矯飾良規選與物無異雖家人僕使未
嘗見其喜愠女弟道遠氏早奉取歸給養其甥董黃
遲尚幼自訓導爲婚娶幼少與朱元興同學元
與門第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興卒家緒遺管安仁
屢以金帛濟之善調諸子各授一經久嗜讀書所得
殊夥多以贈書雖至顯親爾儉若平素時閱輿籍手
自錄校三節舊闕虞世南北史重書外惟安仁家有本
具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
近世典章人物之感悉能記之喜誦詩後遽成其聲
名當世推重之有樂五十卷溫瑋復爲國子博士

胡日

按宋史包拯傳曰字肩文潯州渤海人少有節才博學能文爲龍圖閣直學士第一爲將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北平次李氏時所度僧十獻六已亡後無田畝可歸將聚而爲盜盜賊爲兵連七拾遺直使館職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州州論年名歸先是慮多過越趙普罷相其夏河決轉輒巧復塞巨獻河平鎮曰天祐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我與卿身有大水皆墜下人非曰聖作執究孰度設賢者聖聖澤者聖牧牧大患河壑亡敗道通遠投

森甘井外聖道如旆崇崇海內皆曰守文是盡是親
調衛兵程是養民民以盡力臣以勸職影令其武
河以之塞寇飛山黃嶺諸萬代武成則太宗宣武
我塞長河誠流澤澤明明神功萬代實防戍炎威
有逆寇茲首之謠名宰相謂曰胡旦獻詞恣情悖
朕自擢於甲科歷歲許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
部下所訟獄已具通會大赦錄其材而捨其過尚
令在近刻又領史職乃敢恣言貶斥殊不知其言
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
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
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代之意遂之所臨其地受
顧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癸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
在燕分歲平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
駐北邊館驛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散不爾
難聚度履平弓馬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卒不能聚
往北邊館驛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散不爾
慶之時計與缺之域成功立事在於此矣長淮以北
太行以東河冰解矣土地甚沃因其豐實收其穀粟
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資糧官府多募兵役無慮用兵
豈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來於今七載兵甲甚利
士卒甚雄技藝長興乘裘裘襲若以保堅之馬登單
而用之思實之資成而費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
舊版幽州平土而役敵萬必擇四八分之方面以
斷勇銳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
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節制士者亦擇十
人同行則共謀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
以擊寇寇歸則重細以扞敵苟塞斷山路侏侏在燕
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夏不能戰有退

無南使主一兩勇男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郡行敵攻城而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其裨多則力不勝我實彼盡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荒多則少分其謀略分明勇於遠致其用以茶鹽香皂之價則爭之從新者先賣於各該軍處悉軍中所以募餉餉之價十分增二餉資以出募者高本場以交貨得貨音緣迭路以納稅 outgoing 往來四方之饋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得其資則動之於機故必民效軍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糧不假於度支轉輸何勞於漕挽稅粟之給改具之用委給督道以爲後繼今將用二千萬之帑役三十州之民順陛下明降月令之信先示萬萬之澤民知信實則悅而忘死得仰給於死而力戰如此則連歲不足下指寇不足除也起爲左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舊書人彙輯者曰書與之書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獻時政且自薦可爲大臣又舉材任公補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且亦脫坊州團練副使坐遷權所部謁宋白於鄆州既被勅特轉之徙絳州補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是奉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而中外官王權恩爲總史制辭盡奏恩恩館示獨而恩之貶安遷軍行軍司馬又轉歸流州咸平初移邠州團練副使徙登州以副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遷判棗州封泰山改判鄆州中服母喪既除乃言又卒府署路帝嘉其忠事蹟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經書省少監

古今圖書集成

致仕居墓州再遷龍書監卒且喜陳嘗既喪明猶令八蒲經史幾凡聽之不少觀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治唐虞家傳三百餘卷斯大現方五六尺刻而華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現尤寶貨千獲州縣持吏長為時論所薄既死子孫甚貧舊德民間皇祐末知墓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按墓水燕然號胡旦少有俊才尚氣支物書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盧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閣問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件物不登顯位以文辭敏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錢書屠家舊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為辭相與見旦曰何不曰某少書操刀以刺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嘆服

按湘山野錄胡文監旦我明幾久忽真陽奏入胡某欲詣闕乞見真宗許之既到闕王沂公曾在中書請諸公曰此老利吻若復對必多計將政因先奏曰胡某發廢日久廷隆節舞失容恐取笑於仗衛乞令送中書問求見之因具宗令中人開門傳言遂目於中書或有陳叙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廟堂衛也至堂方及蕭沂公與諸相具諸生之禮列拜於前日但長揖方坐沂公問王曰近日疾增損如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聖教引可三分來其人宗德率此再問所來之舉乞引對中王再傳聖語既無計但言真儒元書乞賜一見諸相曰此必不可得悉具劄子奏批下來聖旨依奏乞見方不允

劉頌

按宋史儒林傳顧字子豐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事章句師事高升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生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賈唐虞為補綴名對志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假得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辟為從事著儒術過經諸儒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昂自有傳

高升

按宋史儒林傳升字公儀涇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種放學於終南山又學古文於柳開與張昇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敕廣濟寺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榜榜名奪一官稍後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檢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面議知陝州卒升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頤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朱昉

按宋史文苑傳昉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穆先與唐舊臣頗熟李漢數輩家南陽梁祖澤州得正旦夕至必序立南樓阿前北望號慟始二十年後漢北歸後光業衡山之勝遂往家鄉昂少與熊谷鄧尚美同學來道度好讀書人號之為宋南卷昂昂為小萬卷昂嘗問行樞密陸道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富有真主乎一

理學編文學典第六十六卷文學名家列傳

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為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拔兵至揚州召韓令坤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韓知揚州揚州揚子縣通兵車之際逃亡過半令坤便衣往觀獲之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投本縣令未初為衛州錄事丞常謂閭閻清閑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雖是氣今清貴獨得意今處徐耳何聽今無與衣何散今無粉黛復於得戎車動離手爾會將使同方矩孔抗跡孫權精廣漢心游太遠復朝雖今南梁過夕與今北魏非道之新病體之舒絲是合顏懷粹凝和智懿器涉論今幽憂鬱鬱今無元井無澤今泉融珠潛輝今川竭又何必陋因之向元吳矣之心醉惡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揭乃斯文之不墜將烟燭今飄飄心懸旌今搖搖威朝榮而夕落空響室而鳴蟬妙器以有得因寄物而長遠顧在首而為升東元整而未盡會名器之有得與與與今相宜顧在足而為局何坎險之懼憂欲效勤於整衣思追隨於浮丘顧在服而為袂傳繪素而飾躬異化編之已還率拭面而進躬顧在目而為鑑分妍誠於樂朝驚膏肓之難久庶自見招顧在地而為軍曹將而冰寒伊爾之尚以胡昭席以來安顧在端而為體不亂而游異體處受之為器華誠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為劍每劍而保得珠錦瑟之幼用此劍而而有餘顧在畫而為夫夫若羽之斯全時應動而錫皆射射而而射熟顧在體而為菜託針線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就服而有容顧在軒而為草履廣寒而不以提介節以自持顧在心而有待人之顧今實繁我之心今若此篇為志今嘆

第六二七冊 之四二葉